

# “禅会图”意涵源流考证

——中日文化互动中的禅宗绘画概念演变

王圆中

**摘要：**在禅宗绘画的研究中，一类名为“禅会图”的画作逐渐成为各国研究者所注意，但其概念自日本学者提出之后，一直未能真正厘清。本文梳理了古代文献中“禅会图”与“禅会”涵意的演变。“禅会图”在北宋最初出现时，是一种描绘真实集会的画作；南宋时期出现与临济宗杨岐派有关的系列“禅会图”，并随着入宋僧传入日本。虽然当代日本学者认为“禅会”是一种人物画的分类，表示僧人与俗人问答的场景；但本文在考察文献之后认为“禅会”自出现之后主要表示禅宗法会，“禅会图”的命名很可能是表示图像的功能性和所在场所。

**关键词：**禅会图 禅会 禅画 禅宗绘画

## 一、美术史研究中“禅会图”的概念与使用

1940年，日本学者岛田修二郎发表了论文《因陀罗的〈禅会图〉》<sup>①</sup>。岛田从大阪闲乐庵藏因陀罗的《萧王问答图》展开讨论，对中国元代画僧因陀罗的一系列画作进行研究。在试图给因陀罗的一系列禅宗人物画定性时，岛田参考了南宋禅僧语录中的诸多禅会图赞等文献资料，将禅宗人物画分为“禅会图”“祖会图”“祖师图”“宗风图”等种类。其中，他首次提出“禅会图”的定义：“目前，一般来说，描

<sup>①</sup>〔日〕岛田修二郎：《中国绘画史研究》，金伟、吴彦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第173—183页。

绘禅僧与他人问答场景的作品一律被称作禅会图。”而且，这一“禅会图”概念是与“祖会图”（表现禅僧与禅僧问答场景的作品）、“祖师图”（以祖师发挥机用为中心的内容）、“宗风图”（表现禅门祖师事迹的图）等概念并列的禅宗人物画类别。

日本学者在此后的美术史研究中，多次涉及“禅会图”这一概念。清水义明在《因陀罗的六幅叙事性绘画及其象征意义》<sup>①</sup>中提到岛田修二郎所界定的“禅会图”范畴，并通过文献中对于禅会图赞的记载，进一步界定了“禅会图”的内容，并注意到现存“禅会图”构图的相似性。他将大都会本《药山李翱问道图》划分为“禅会图”手卷当中的一段。谷信一在《禅会、文会、水陆画论》<sup>②</sup>中利用公案图、文会图来阐释“禅会图”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但仍未厘清“公案图”与“禅会图”之间的关系，也未给“禅会图”准确下定义。海老根聪郎在《文会图和禅会图、斋居图》<sup>③</sup>一文中利用大量材料，对文会图、禅会图及斋居图的脉络进行梳理，认为三者在主题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在现代日本学者的美术史研究中，“禅会图”的含义基本为禅宗人物画根据画面内容分类的一个类别，即表现一僧一俗问答场景的画作，一般是著名文人、帝王与名僧问答的禅门公案故事。“禅会”即“禅会图”的内容主题，指一僧一俗问答的场景，与“祖会”相对，有时与“文会”并列。根据这些概念，虽然从未被命名为“禅会图”，却可以被界定为“禅会图”的画作有：因陀罗禅机图卷中的一部分，大都会本《药山李翱问道图》，南禅寺本《药山李翱问答图》，天宁寺藏《庞居士访马祖道一》等等。

近年国内外学者在涉及相关书画的研究中，也开始使用这一“禅

① Yoshiaki Shimizu, "Six Narrative Paintings by Yin To-lo Their Symbolic Content," *Archives of Asian Art*, (1980, 33).

② 谷信一：「禅会・文会・水陆画论」，「Museum」东京国立博物馆编，1965年1月刊，第9—12页。

③ 海老根聪郎：「文会図と禅会図、齋居図」，「国際交流美術史研究会第4回シンポジウム：東洋美術における風俗表現について」，国際交流美術史研究会，1986年3月。

会图”概念。

德国学者胡素馨 (Sarah E. Fraser) 在《禅会与南宋的视像：梁楷的〈八高僧图〉》<sup>①</sup>中写道：

(梁楷的)这八幅图通常被归类为“禅会图”，以禅者接待来访者，或者行脚之人参访禅师，而自成一格。但更确切地说，这八幅图的主旨在于探究开悟的关键时刻，且所表现的意涵与“灯录”的精神相符。

大部分的禅宗人物画可归纳为四至五种类别：禅者与祖师（以菩提达摩居多）的诙谐形象、住持与导师的严肃肖像、禅会图、佛像（以释迦牟尼为主），以及菩萨像（观音特别受到喜爱）。

胡素馨将梁楷的《八高僧图》归类为禅会图，并将禅会图作为禅宗人物画按人物身份分类的一种。胡素馨并未对“禅会图”概念的由来进行说明，但“以禅者接待来访者”“人物中有俗人”为标准，显然是受到日本学者“禅会图”定义的影响。

国内学者李静在《月上孤峰——南宋禅宗绘画研究》中提到：“禅会图是描绘禅门接机公案的禅画类型，属于比较直显的方式。”<sup>②</sup>书中将“禅会图”视为“禅画”的一种类型，并在多处将“禅会”“禅机”混用，将“禅会图”与“散圣图”并列。书中明确归类于“禅会图”的画作是因陀罗的画作与南宋禅师语录中诸多禅会图赞涉及的画作。虽未言明“禅会图”概念来源，应该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

陈淑君在《〈传〉马公显〈药山李翱问答图〉研究》<sup>③</sup>中，沿用了日本学者的“禅会图”定义，但已经注意到古代文献中的“禅会图”意

① 上海博物馆编：《千年丹青：细读中日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220页。

② 李静：《月上孤峰——南宋禅宗绘画研究》，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第42页。

③ 陈淑君：《〈传〉马公显〈药山李翱问答图〉研究——兼论宋元时期禅会图》，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涵与当下美术史研究中的概念不尽相同；在面对实际画作的时候，这一概念的实用性也很微妙。不过该论文的写作是围绕南禅寺本《药山李翱问答图》展开的，重点不在对历史文献中“禅会图”的意涵源流进行梳理，也未真正对“禅会”这一词语本身进行考证。

实际上，日本古代文献中对于“禅会图”的记载，也不都符合岛田所定义的“禅会图”。如历应二年（1339），南禅寺住持虎关师炼禅师（1278—1346）作《文应皇帝外记》：

斯堂庄丽严好，障壁彩画非寻常山水，皆施禅会图，李翱参药山、韩愈见大颠、船子泛华亭、蚬子擘洞水等也。<sup>①</sup>

可以看出，日本古代将一系列悬挂在寺庙厅堂墙壁上的禅宗公案画称为禅会图。仅这一则记载提到的四则“禅会图”所涉及的公案，也并不都符合岛田定义的“禅会图”概念。

因此，笔者回归中国古代文献，对“禅会图”的涵意源流进行了一次重新考证。

## 二、“禅会图”与“禅会”的北宋起源

“禅会图”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首次出现于北宋初年驸马李遵勖制禅会图事件，最早记载于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兄弟的诗集。

宋庠《元宪集》：

有释子以禅会图贶余者，此图即今驸马李公所制，绘故杨大

<sup>①</sup> 虎关师炼撰：「文应皇帝外纪」，续群書類从（传部卷190），1339年，参见<https://clioapi.hi.u-tokyo.ac.jp/mirador/?manifest=https://clioapi.hi.u-tokyo.ac.jp/iiif/81/tdata/zokugun/zokugun0082-0243/42/manifest>。

年刘子仪及都尉环禅师等，信一时之盛集，瞻叹不足，因成纪咏：

法集超初地，工毫构妙缘。  
星占世外聚，月写相中圆。  
指指谁标谕，心心自默传。  
惟应阿堵处，俱是到忘筌。<sup>①</sup>

宋祁《景文集》中有《陇西都尉禅会图》：

宴场禅集盛，霜幅绘毫工。  
竺社同开叶，嵇姿宛送鸿。  
法身宁滞相，世眼愿瞻风。  
厨钥方传宝，非专岩壑中。<sup>②</sup>

两宋之交叶廷珪的《海录碎事》亦有记载：

遵勖、杨亿、刘筠聚二三僧谈宗性，各绘其象，曰：禅会图。<sup>③</sup>

时间相去不远的《国老谈苑》亦云：

李遵勖、杨亿、刘筠常聚高僧，论宗性。遵勖命画工各绘其像，成图，目曰禅会<sup>④</sup>。

与此禅会图相关的人物有李遵勖（988—1038）、杨亿（974—1020）、刘筠（971—1031）和环禅师。四人之中，李遵勖为驸马，通佛学，师

① [宋]宋庠：《元宪集》卷四，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北京：故宫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② [宋]宋祁：《景文集》卷八，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56页。

③ [宋]叶廷珪撰，李之亮校点：《海录碎事》卷十四《百工医技部·图画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47页。

④ [宋]夷门君玉撰，杨倩描、徐立群点校：《国老谈苑》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1页。

杨亿为文，与杨亿、石霜楚圆禅师等为法友，又与刘筠交好。杨亿、刘筠皆宋初名臣、文坛领袖，号称“杨刘”。经考证，环禅师可能是指云门宗僧人怀澄的弟子智环禅师。<sup>①</sup>其中，尤以杨亿对宋初文坛和佛学界影响重大。<sup>②</sup>

杨亿字大年，北宋初年文臣，“西昆体”代表诗人。为人刚介耿直，以文才闻名，曾参与编修《宋太宗实录》，主修《册府元龟》。杨亿“留心释典禅观之学”，是宋初士大夫中最重要的佛教居士。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法眼宗禅僧道原献上《佛祖参同集》，杨亿与李维、王曙等人受诏勘定《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并受道原请托为之作序。《景德传灯录》在两宋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同时，杨亿为百丈大师的《古清规》作序。大中祥符四年（1011），杨亿奉诏与赵安仁编修大藏经录，成《大中祥符法宝录》凡二十一卷。杨亿以其过人的文才与佛学修养，为宋代佛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亿在士大夫群体中和在佛门中皆交游广泛，与李遵勖、刘筠为禅友，时常聚会，绘制禅会图事件就与他们的聚会有关。宋庠、宋祁兄弟深受夏竦厚待，在文学上也深受杨亿、刘筠与夏竦之影响；而夏竦与杨亿从祖杨徽之的外甥宋绶深厚，与杨亿也是亲厚同事。夏竦曾担任试经官，与宋绶颂《法华经》。因此，宋氏兄弟也与僧人往来，并有了从僧人手中得见这一幅禅会图的契机。

综合现存不多的几条文献记载，李遵勖使人绘制的禅会图有这样一些特点：

1. 名为《禅会图》，但此“禅会图”并无特指表现僧俗问答、禅门公案的一类画作的含义。

2. 图中描绘了李遵勖、杨亿等人聚会谈禅的情景，标题中“禅会”二字的含义是指这种类似士人雅集的聚会，在宋氏兄弟的诗中，称之为“法集”“禅集”。

① 冯国栋、车轩：《杨亿佛门交游考》，《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88—93页。

② 相关人物的生平参见《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灯会元》等相关史籍。

3.由驸马李遵勖请画工绘制，很可能出自画院〔宋太宗于雍熙元年（984）开设，汇集五代十国画师〕。根据宋氏兄弟的诗，应为单幅图，图中可能有四位人物、集会场地、指月动作和厨钥等要素，人物相貌可辨认。

4.该画若绘于杨亿生前，则绘制时间早于天禧四年（1020）。绘制之后长时间保存于僧人手中。宋庠受赠晚于天圣九年（1031），早于宝元元年（1038）。

由于该禅会图并没有流传下来，只能从文字信息中推测其可能具有的风格。结合作画的年代、作画的主体、画面内容和同时期流传下来的画作，很容易联想到五代南唐画院顾闳中与周文矩的人物画风格。与想象最接近的现存作品大概是传为周文矩所画的《文苑图》与《琉璃堂人物图》，前者内容为后者的半卷，两者均为临摹。画中人物一般认为是唐代诗人王昌龄与诗友，也有认为是唐代诗人钱起、刘长卿。

至少在北宋士人的理解中，“禅会图”即“表现禅会情景的图画”。而在李遵勖制禅会图一事上，“禅会”似乎指士大夫和禅师参与的雅集性质的聚会，因雅集有禅意，故称“禅会”。那么，“禅会”在当时究竟有何含义呢？

有趣的是，“禅会”一词出现于北宋初年，多见于《宋高僧传》与《景德传灯录》，后世对这一词的使用，基本上是对这两部著作的引用。

《宋高僧传》中所见“禅会”有：

释巨方，姓曹氏，安陆人也。……禅会必参，后造北宗秀公所，锐精稽考，一见默许之。<sup>①</sup>——《唐鄂州安国院巨方传》

释慧空姓崔，江陵人也。……因入嵩山，遇寂师禅会，豁如开悟。……后出游方，登诸禅会，明悟真性，如醒宿醒。<sup>②</sup>——《唐

①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8页。

② 同上书，卷九，第220—224页。

《陝州回鑿寺慧空傳》

釋恒月，姓韓氏，上黨人也。……得度已，造嵩山禪會，便启发心要。<sup>①</sup>——《唐潭州翠微院恒月傳》

又荊州永泰寺釋靈象，姓蕭氏，蘭陵人也。……生象，宛有出塵之誓，遇諸禪會，罕不登臨，止泊維青，優游自得。<sup>②</sup>——《唐南岳西園蘭若曇藏傳》

次龍牙山釋居遁，姓郭氏，臨川南城人也。……于嵩山受具戒，已思其擇木，乃參翠微禪會，迷復未歸，莫知投詣。<sup>③</sup>——《梁撫州疏山光仁傳》

《景德傳燈錄》中所見“禪會”：

五台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于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sup>④</sup>

邠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洑山禪會。<sup>⑤</sup>

越州清化全愆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啟求出家。<sup>⑥</sup>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遂罷所業，遠參禪會。<sup>⑦</sup>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久歷禪會，緣契德山。<sup>⑧</sup>

①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十，第237頁。

② 同上書，卷十一，第253頁。

③ 同上書，卷十三，第305頁。

④ [宋]道原著，顧宏義譯注：《景德傳燈錄譯注》卷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238頁。

⑤ 同上書，卷十一，第733頁。

⑥ 同上書，卷十二，第878頁。

⑦ 同上書，卷十五，第1064頁。

⑧ 同上書，卷十六，第1140頁。

湖南龙牙山居遁禅师，抚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于吉州满田寺出家，后往嵩岳受戒，乃杖锡游诸禅会。<sup>①</sup>

钱王欲广府中禅会，命居天龙寺，始见师（杭州龙册寺道愆禅师），乃曰：“真道人也。”致礼勤厚，由是吴越盛于玄学。其后又创龙册寺，延请居焉。<sup>②</sup>

杭州瑞龙院幼璋禅师，唐相国夏侯孜之犹子也。……礼慧远为师，十七具戒，二十五游诸禅会，著山、白水咸受心诀，二宗匠深器之。<sup>③</sup>

杭州报恩寺慧明禅师，姓蒋氏。幼出家，三学精练，志探玄旨，乃南游于闽、越间，历诸禅会，莫契本心。<sup>④</sup>

杭州报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禅师，温州永嘉人也，姓翁氏。……师尤不喜俗务，拟潜往闽川投访禅会，属路歧艰阻，遂回天台山，结茅而止。<sup>⑤</sup>

这两部书恰恰与李遵勖《禅会图》中的重要人物杨亿都有密切的关系。《宋高僧传》由释赞宁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奉敕编纂，端拱元年（988）成，后又重治，至道二年（996）成定本，凡三十卷。赞宁为五代入宋高僧，太宗亲封通慧大师，以僧人入翰林，而杨亿自淳化（990）后一直在京任职馆阁。《景德传灯录》为杨亿勘定，在两宋流传甚广，对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景德传灯录》中频繁出现的“禅会”一词应该由杨亿亲自过目，其含义与《宋高僧传》相近。杨亿本人出知汝州期间，也曾遍访名僧，编《汝阳禅会集》，惜不存。杨亿作为文坛领袖和士大夫交游的中心，与刘筠诗词应答，教李遵勖为文，因此参与《禅会图》中集会的几人乃至当时的

① [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十七，第1239页。

② 同上书，卷十八，第1354页。

③ 同上书，卷二十，第1527页。

④ 同上书，卷二十五，第1964页。

⑤ 同上书，卷二十六，第2083—2084页。

士大夫文坛，对“禅会”一词的认识应与杨亿相似。

从诸多相似记载中可以推断，杨亿、李遵勖时代的“禅会”一词，多指有固定场所、固定召开时间的讨论禅法的法会。与寺、禅寺虽有区别，但多依山、寺而存在，由僧人主持，以所在山名命名。参加者主要为禅门僧侣，也有俗人；游历各个禅会是禅僧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而禅会的兴盛是一个地方禅宗发展程度高的重要体现。

宋代以后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禅会”用法：

金代赵沔《济州普照禅寺照公禅师塔铭》：

遂满本愿。乃辞众之沈上皓公禅会。<sup>①</sup>

金代王寂（1128—1194）撰《辽东行部志》：

四月甲申朔，以先考讳日，饭僧于禅会。<sup>②</sup>

该“禅会”中可以饭僧，与宋祁诗中“宴场”相合。

《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了元代对“禅会”的设置：

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仍于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sup>③</sup>

可旁证“禅会”在元代以后仍可指一种固定的佛教机构。

① [清]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92页。

② [金]王寂：《辽东行部志》，顾宏义、李文整理：《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③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6页。

在南宋之后的史料中，另有多处“禅会”记载，以明代为多。其用法与两宋无甚差别。

在《景德传灯录》中有一则府中禅会的特例：吴越王钱俶在吴越国都杭州有“府中禅会”<sup>①</sup>，并使参会僧人居于杭州天龙寺中。这可能是吴越王利用自身优越条件，在自己府中招揽僧人和宾客，组织谈禅集会。因模仿禅宗当时禅会的形式，因而也称“禅会”。

李遵勖贵为驸马，与杨亿、刘筠、多位禅师聚于府中，且彼此来往频繁，有可能是模仿这种府中禅会式的聚会，才将纪录法会情景的图画称为“禅会图”。因此，李遵勖制《禅会图》名中的“禅会”，即指士大夫与禅僧间以禅为主题的雅集；而这种雅集被称为“禅会”，很可能是受到当时流行的山上禅会的影响，士大夫对禅宗词语的临时借用，或者单纯是以“禅会”比喻府中的聚会。由于杨亿等人对北宋士大夫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巨大影响，加上宋初帝王对佛教发展的推动，类似的雅集活动可能在士大夫群体中传播。

除李遵勖《禅会图》外，北宋《宣和画谱》载李公麟有《禅会图》一<sup>②</sup>，惜已不存。参照李公麟的其他作品，可能为单幅佛教人物像，也可能描绘了禅僧召开禅会的情境，比起李遵勖《禅会图》，有可能更为接近当时“禅会”的本义。另外，《宣和画谱》记李公麟还有一副《丹霞访庞居士图》，如果按照现代美术史研究中常用的禅会图定义，这幅图往往会被归类为禅会图。但在《宣和画谱》中，显然还不存在这样的分类。

### 三、南宋及以后的禅会图

“禅会图”的研究者大多注意到，在南宋多位禅师语录中出现了

① [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十八，第1354页。

② [宋]佚名著，王群栗点校：《宣和画谱》卷七，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77—78页。

为一系列“禅会图”所写的题、跋、赞。这些题、跋、赞指向的“禅会图”以多个禅门公案故事为主题，大部分故事都已收入《景德传灯录》，唯有吕洞宾见黄龙首出于宁宗年间的《嘉泰普灯录》。大部分故事符合俗家帝王文臣与禅门中人相会的情节，在相同主题的绘画中，往往以问答图的形式表现，但没有那么严格。

释居简（1164—1246）南宋孝宗至理宗时人，著《北涧集》。中有《跋禅会图》一篇：

经史无禅字，往往时君世主乐从方外人访此字义，则必据问为说，问其字辄不识，其故何也？字，迹也；义，宜也。遗迹而宜义洞然，心初未画之文烂烂经史中，丝发不隐，使自见之，圣益圣，贤益贤，执而泥，抑将瘳焉。

善画者状意以显义，自唐肃宣文、后唐少主、潮州刺史、老庞翁姬儿女，难疑答问之情态意绪了了在目。终之以灵照昆弟坐亡立蜕，或谓了此义者，止于坐亡立蜕也耶！夏虫不可语于冰，夫是之谓。<sup>①</sup>

石溪心月（？—1255）南宋理宗时临济宗禅僧，《石溪心月禅师语录》载《赞禅会图》十三首：

黄檗掌沙弥

大机之用谁担荷，断际孤风不可追。济北少年曾未委，风光太子已先知。

赵州不下禅床接二王

折脚禅床接断薪，犹堪偃坐揖高宾。明知列土熏天富，难斗他家彻骨贫。

<sup>①</sup>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9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73页。

### 国一见代宗起立

法地安然不动移，振身而立亦相宜。勿于起坐经行外，别讨大唐天子师。

### 文宗嗜蛤蜊

一点悲心擘不开，瓠汤袞处笑盈腮。希奇之事朕深信，是与君王说法来。

### 庄宗中原之宝

搜索乾坤宇宙间，中原之宝秘形山。若非呈似老兴化，往往人将作等闲。

### 李翱见药山

千株松下谒癯仙，冷淡烟霞别是天。授与刀圭元不识，却来携手水云边。

### 裴休捧佛请安名

持来面目已全彰，出就呈机验当行。千释迦文万弥勒，都卢摄入一身光。

### 韩愈请益大颠

去国迢迢路八千，归心日夕九重天。当机不领到家句，且向途中快着鞭。

### 庞居士见马大师

搅海狞龙头角露，出林老虎爪牙张。至今六合风云里，浩浩来登选佛场。

### 灵照对丹霞

靛露风猷第二机，电光石火较迟迟。丹霞去后无消息，又见牢关把定时。

### 说无生话

收拾山云海月情，团栾鼻直眼眉横。龟毛拂子兔角杖，敲得虚空曝曝声。

灵照看日早晚

明暗双双机夺机，阿爷手里觅便宜。果然老底能轻信，输却日轮当午时。

庞大倚锄而化

老子先行行不到，郎君末后太过生。倚天衡岳取深处，雨过寒光泼眼明。<sup>①</sup>

虚堂智愚（1185—1269），南宋孝宗至度宗时临济宗禅僧。门下有日本人宋留学僧南浦绍明，在日本影响力广泛。《虚堂和尚语录》中有《赞禅会图》十二首：

黄檗礼佛 掌宣宗

七赤之躯，额有圆珠。问着便掌，胆大心粗。不是大中天子，几乎唤马作驴。大家水底按葫芦。

赵王访赵州 州不下禅床

坚不刚，柔不弱。七百甲子老翁，偏要用此一着。列土王来不下床，高风千古为标格。

肃宗问忠国师十身调御

万乘垂衣立问端，国师答处太颠颠。谁知十月清霜重，一阵风来一阵寒。

李翱参药山

黑豆数无穷，青松盖不尽。癯然老比丘，即此吾无隐。更提云水曲周遮，添得傍人眼晨花。

韩愈见大颠

毡拍板，无孔笛。省要乞一言，虚空轰霹雳。临机不解转身，又却随他声色。非声色，洞庭湖外千峰碧。

<sup>①</sup> [宋]石溪心月撰，侍者住显等编：《石溪心月禅师语录》，《续藏经》第71册，第67页下。

庄宗宣兴化问答

君臣庆会豁全机，百亿山河尽贡归。拈起太平无价宝，乾坤何处不光辉。

顺宗问鹅湖大义禅师

当机一句辟天关，海阔山遥岂等闲。堪笑冬瓜长伫侗，翻成瓠子曲弯弯。

文宗问终南山蛤蜊瑞相

掀不开，扑不破。人言大士应身，我也疑他真个。终南山，相应和。喜动龙颜，百僚俱贺。谁知别有弥天过。

庞居士问马大师

藏头露影问来由，却把西江尽力酬。回首眼空天地窄，不知身在御街游。

丹霞见灵照女

冤有头，债有主。天然欲访庞翁，恰好撞着此女。揣尽家私，瓜甜蒂苦。因兹上下不不同，牛奶郎忙涂赤土。

庞居士大家团圞共说无生话

穷厮煎，饿厮吵。父子不同途，大家相脱卯。万顷湘江洗不清，无生曲调何时了。

庞居士阖家都去

神出鬼没，接响承虚。这一火络，邪法难扶。互将鱼目作明珠，笑倒西天碧眼胡。

绍定四年清明日。住嘉禾兴圣。(智愚)为妙源侍者敬赞。<sup>①</sup>

西岩了慧(1198—1262)，南宋宁宗至理宗时临济宗僧人。《西岩了慧禅师语录》载《禅会图》偈颂十三首：

<sup>①</sup> [宋] 虚堂智愚撰，妙缘编：《虚堂和尚语录》，《大正藏》第47册，第1062页上。

黄檗掌沙弥

膝下黄金贵，掌中天地宽。风云欣际会，四海夜涛寒。

赵州接赵王

跏趺迎上客，曲录对旌幢。不是家风别，他居礼乐邦。

国一见代宗来 起立

立在威仪外，全身在里头。重重赐龙袖，难掩面门羞。

中原之宝

至宝应难别，波斯双眼昏。何如放下手，留取镇中原。

文宗嗜蛤蜊

螺师蚌蛤类，大唐天子心。嗜好即深信，南无观世音。

李翱之见药山

即今非见面，昔日不闻名。一句添三句，篇章凑不成。

韩文公见大颠

事繁求省要，省要事频繁。纵得三平老，文公只姓韩。

庞居士见马祖

孰是心空者，谁为选佛人。笨篙二尺柄，簸箕三寸唇。

丹霞见灵照

当风鸦臭气，一个豆娘儿。熏得行人走，冲爷皱断眉。

捧佛安名

名正字亦正，形端影亦端。呼来并诺去，驴屎杂栴檀。

说无生活

家有全棚乐，新翻调不同。分明恨离别，却是喜相逢。

女子看日

劣女还闺阁，痴爷看日头。几生亲骨肉，不共戴天仇。

庞大倚锄而化

辨地要从苗，枝残叶后凋。春风收契券，锄柄亦抽条。<sup>①</sup>

① [宋]西岩了慧撰，修义等编：《西岩了慧禅师语录》，《续藏经》第70册，第497页上。

希叟绍昙(?—1297),南宋理宗年间临济宗禅僧。《希叟绍昙禅师广录》中收录《跋禅会图》与《赞禅会图》八首。

《跋禅会图》:

禅既强名,会亦妄立。一火无知,打棚杂剧。百样乔妆诳世人,千般怪语瞒天日。若是本色行家,不打这般鼓笛。画影图形转弗堪,丛林千古成狼藉。不狼藉,留与仁禅遮破壁。<sup>①</sup>

《赞禅会图》:

丹霞见庞居士 灵照敛手而立

放下菜篮,深深敛袂。瞒得丹霞,难瞒自己。恶机关被老爷知,赤土涂牛你赏伊。

居士问马祖 不与万法为侣(边有芭蕉)

万法本空,与谁为侣。道得十成,难为共语。饶伊一口吸西江,也是芭蕉深夜雨。

团栾说无上话(边话竹石)

夙世冤憎,聚头合脑。面面相看,说个甚么。低声切莫使人知,竹石无情须笑倒。

居士看日 灵照先化去

这豆娘儿,短头折脚。弄鬼精魂,挽先一着。看日庞公监本呆,深深好与一坑埋。

庞婆报儿 儿即倚锄立化

小妹先行,老爷踵去。无意奔丧,急寻死路。哭煞孤孀这老娘,钁头边事难分付。

① [宋]希叟绍昙撰,法澄等编:《希叟绍昙禅师语录》,《续藏经》第70册,第462页上。

李翱见药山

天本藏云，瓶元贮水。不会看经，那堪指示。寄语唐朝李相公，只须着眼听松风。

裴相国参黄檗

大小痴禅，对谈甚底。背后人听，不能夺耳。切莫求安古佛名，当头便触贤侯讳。

吕洞宾见黄龙

铛煮乾坤，粟藏世界。纵得长生，终成败坏。不是黄龙盖覆伊，太阿补履岂如锥。<sup>①</sup>

岛田修二郎对石溪心月、虚堂智愚、西岩了慧和希叟绍县的禅会图赞进行了整理，绘制了一张简明的表格以对比不同人的题赞中出现的禅会图主题。在其基础上，笔者加入了释居简提到的禅会图主题（以石溪心月的顺序为基准列表，以各位禅师图赞中的顺序分别编号）：

表 14-1

居简	石溪心月	虚堂智愚	西岩了慧	希叟绍县
2唐肃宣文	1黄檗掌沙弥	1黄檗礼佛 掌宣宗	1黄檗掌沙弥	
	2赵州不下禅床接二王	2赵王访赵州 州不下禅床	2赵州接赵王	
	3国一见代宗起立		3国一见代宗来起立	
3唐肃宣文	4文宗嗜蛤蜊	8文宗问终南山蛤蜊瑞相	5文宗嗜蛤蜊	
4后唐少主	5庄宗中原之宝	6庄宗宣兴化问答	4中原之宝	
1唐肃宣文		3肃宗问忠国师十身调御		

① [宋]希叟绍县撰，法澄等编：《希叟绍县禅师语录》，《续藏经》第70册，第477页中。

续表

居简	石溪心月	虚堂智愚	西岩了慧	希叟绍昙
		7 顺宗问鹅湖大义禅师		
	6 李翱见药山	4 李翱参药山	6 李翱之见药山	6 李翱见药山
	7 裴休捧佛请安名		10 捧佛安名	7 裴相国参黄檗
				8 吕洞宾见黄龙
5 潮州刺史	8 韩愈请益大颠	5 韩愈见大颠	7 韩文公见大颠	
6 老庞翁奴 儿女	9 庞居士见马大师	9 庞居士问马大师	8 庞居士见马祖	2 居士问马祖 不与万法为侣 (边有芭蕉)
	10 灵照对丹霞	10 丹霞见灵照女	9 丹霞见灵照	1 丹霞见庞居士 灵照敛手而立
	11 说无生活	11 庞居士大家团 圜共说无生活	11 说无生活	3 团栾说无上话 (边话竹石)
	12 灵照看日早晚	12 庞居士阖家都 去	12 女子看日	
			4 居士看日 灵照 先化去	
	13 庞 大倚锄而化		13 庞 大倚锄而化	5 庞 婆报儿 儿即 倚锄立化

可以看出, 这些活跃年代相近、同为临济宗禅僧所提及的禅会图主题大致上相同, 但在顺序和构成上有一定区别。似乎是一系列挂画, 或者由多幅画面构成、经过剪裁的手卷, 与梁楷的《八高僧图》、因陀罗的《禅机图断简》类似。根据希叟绍昙的跋可知, 这些图画被挂在寺院墙壁上供人观看参禅。这与随着临济宗一起传入日本的禅会图、因陀罗的系列画作的观看方式是一致的, 也符合日本古代文献中对禅会图的描述。

围绕着一部经典内的多个主题绘制的长卷画作, 在北宋已有李公麟的《孝经图》, 图文并茂; 南宋高宗时的马和之有大量诗经图传世。

此外还有《女孝经图》等。在诸位禅师活跃的时代，则有梁楷的《八高僧图卷》，该卷正是以禅门公案为主题，分为多幅小画，每幅为一则禅门故事。诸位禅师所见禅会图很可能形式与此相似，也可能被裁开后挂在墙壁上。考梁楷之生年（1150），略早于诸位禅师。梁楷并未将自己的画作命名为“禅会图”；不过将禅门公案绘制成禅会图，有可能受到梁楷的影响。

除了以上提及由多幅画面表现禅门公案的禅会图之外，南宋文献中还出现了另一种“禅会图”。

宋禅僧道璨（1213—1271），曾以朱熹传人晦静汤巾先生为师，后弃学为僧，主要在理宗、度宗年间活动。其语录《无文和尚语录》载《题迁廉谷〈禅会图〉》一则：

余归南昌，廉谷分座天童，书来问无恙，以此十偈为介绍。后五年来西湖，复观于关西辩侍者处，抑扬纵夺，老手甚武。然中有一人，摇手掩耳，不受赞叹，余欲语之，而廉谷不可复见矣。<sup>①</sup>

迁廉谷为道璨好友。道璨所见《禅会图》似乎是以好友命名的单幅图，画面内容描绘了禅会中辩论的情景。如果是这样，在这里“禅会图”的含义仍与北宋李遵勖制《禅会图》类似，与南宋其他禅僧所见并非一类。

南宋之后，有关禅会图的记载不多。

樵隐悟逸（生卒年不详），元代临济宗禅僧。《樵隐悟逸禅师语录》中有《题禅会图》一则：

佛法，自汉至唐，犹大明揭于中天。一时主圣俟贤，师礼优渥。濡目禅河，染指法味，班班于竹帛矣。甚以庞老一门，坐立

<sup>①</sup> [宋]释道璨撰，惟康编：《无文道璨禅师语录》，《续藏经》第69册，第816页下。

笑谈，游戏生死，足以激励颓俗。吁，山川寂寥，年代消歇。崖枯水落，爪伏鳞潜。不独愧见今时，亦复愧见此图矣。<sup>①</sup>

题文中可推知禅师所见《禅会图》内容可能只有庞居士一家故事；也可能以“主圣俟贤，师礼优渥”概括了一些帝王文臣与禅师的公案图。但在大致内容上与南宋禅僧们题赞的禅会图相同。

清代王士禛《题卞中丞纪年图十首》中有：

万峰飞雪暗蚕丛，拄杖过眉老衲同。禅会图中旧相识，三生还踏隗宫。<sup>②</sup>

这里只是借用“禅会图”中的老僧形象进行比喻而已。

南宋临济宗诸位禅僧所见“禅会图”为何被称为“禅会图”？在许多学者的理解中，“禅会图”中的“禅会”二字似乎天然是对图像主题的描述。“禅会”在此的含义类似“禅机”“禅悟”“会禅”，或者是“公案”“人物”的一个分支。

从字面意义上，将“禅会”视为“会禅”的倒装亦无不可，两宋文献多见“会禅”“会禅师”“会禅语”用法，且“会禅”可以表达“领悟禅理”的意义。

如大慧宗杲《答宗直阁》：

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会禅。<sup>③</sup>

大慧宗杲《示智通居士》：

① [元]樵隐悟逸撰，正定编：《樵隐悟逸禅师语录》，《续藏经》第70册，第307页下。

② [清]王士禛撰，袁世硕、王小舒点校：《蚕尾续诗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307页。

③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79册，第303页。

为人师者，眼既不正，而学者又无决定志，急欲会禅，图口不空，有可说耳。欲得心地开通，到究竟安乐之处，不亦难乎？<sup>①</sup>

朱熹《答程允夫》：

明道先生言：“若于此上看得破，便信是会禅”，亦非谓此语中有禅，盖言圣人之道坦然明白，但于此见得分明，则道在是矣，不必参禅以求之也。<sup>②</sup>

但是，南宋时期，除了提及“禅会图”，“禅会”一词只在书信口语中零散出现，且并不能视作一个词，而是表达以一种“禅”的方式去“领会”事物道理。

如大慧宗杲《答严教授》：

又有一种，脚跟元不曾点地，认得个门头户光影，一向狂发，与说平常话不得，尽作禅会了。<sup>③</sup>

又如朱熹《答吕伯恭》：

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过份了，须着“邪”字、“闲”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禅会耳。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sup>④</sup>

①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79册，第348页。

② 同上书，第246册，第188页。

③ 同上书，第179册，第314页。

④ 同上书，第245册，第250页。

结合前文考证中“禅会”在北宋之后的含义，笔者提出另一种推测：“禅会图”为“禅会”使用的图像，强调作品的空间性、目的性、功能性。前文提及，自北宋“禅会”一词出现以来，最少至元代，“禅会”仍具有一种禅宗机构的含义，具有固定场所、固定召开时间，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禅寺。李遵勖的《禅会图》，长时间保存于僧人手中；而南宋文献中无论是迁廉谷《禅会图》还是有多位禅僧题赞的系列《禅会图》，都保留在禅门僧人手中。

创作禅会图题赞的南宋禅僧，均为临济宗杨岐派禅僧，大慧宗杲下二三世。因此，他们看到的图像从主题到形式上都类似。由大慧宗杲创立的看话禅，提倡参研公案，又不拘泥于文字，那么以公案故事为主题的禅会图，很适合作为引导僧俗参禅的工具悬挂于禅会场所。希叟绍昙的跋中提及“画影图形转弗堪，丛林千古成狼藉。不狼藉，留与仁禅遮破壁”，可以得知临济宗的系列《禅会图》是悬挂于墙壁上与人观看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并不以“禅会”代替“禅会图”去指代以公案故事为主体的系列画作，这可能意味着在当时“禅会图”中的“禅会”二字是形容这类绘画使用的场所，强调目的和功能，而非主题。

大慧宗杲门下有多位日本入宋僧，临济宗由此传入日本，这类禅会图也由此传入日本。根据陈淑君的考证，传入日本的禅会图也以多幅、对幅为主，悬挂于寺庙内供人观看参研。日本文应皇帝外记中提及的禅会图，应该也是一系列挂在墙壁上的公案画。在日本后世学者的研究中，将“禅会”理解为一种绘画主题，反而将“禅会图”解释为一种根据图像内容分类的类别，可能是一种误读。

## 余 论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北宋出现的“禅会图”最初是一种描绘土人、僧侣真实集会场景的画作，这类描绘真实场景的“禅会图”到南宋可

能仍未消失。“禅会图”在这种情况下里的含义就是“描绘禅会场景的图像”；“禅会”在这里的含义就是与禅悟有关的法会或模仿法会的聚会。

南宋度宗至理宗年间，临济宗出现一种成系列的“禅会图”，与临济宗杨岐派的传播关系密切，并经由僧人传入日本。这类“禅会图”由多幅表现禅门公案故事的小幅画构成，形式可能为手卷、多幅或对幅，用途可能是悬挂在寺庙墙壁上，供人参禅悟道。在南宋，已经有许多禅会图流行，不同禅僧所见的禅会图在内容和顺序上有部分差异。“禅会图”在这里的含义可能是“禅会”使用的图像。

日本古代书画目录中，将这些传入日本的宋元画作中表现公案故事中问答场景的画作归类为“禅会”主题；日本学者也将相似的画作称为“禅会图”。因陀罗的禅机图卷因此被自然归入“禅会图”中，虽然古代文献中并无将这一系列图命名为“禅会图”的纪录。战后对古代美术史的研究中，关于“禅会图”的讨论从对因陀罗作品的定性开始，日本学者岛田修二郎对“禅会图”进行了重新定义，主要关注画面的内容，认为“禅会”表示“僧俗问答”的情景。

但在梳理两宋“禅会图”与“禅会”意涵变化之后，笔者认为，“禅会”的含义在中国古代没有明显变化，系列“禅会图”的命名很可能重点在图画的形式和功能性。

在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研究中，涉及禅宗绘画的定义和分类，学者经常沿用日本学者的词汇和概念。比如“禅画”这一概念，也是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经过国外学者的使用和转写传入国内的概念。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国内学者很容易注意到这个概念的含糊，并不完全与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相合。郑儒儒《解析美术史中“禅画”概念的由来》指出：“禅画”一词是日本在二战后创造，由美国学者高居翰运用推广，之后又经过台湾学者讨论，逐渐在大陆流行起来，是一个现代人新造的概念；<sup>①</sup>施筠在《西方视野中“禅画”范畴的生成与变迁》中

<sup>①</sup> 郑儒儒：《解析美术史中“禅画”概念的由来》，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也指出：中国古代虽然有“道释画”的概念，但并不存在本土原生的“禅画概念”。<sup>①</sup>

这使国内学者在使用这种概念定义的时候，总是遭遇额外的麻烦。如李静《月上孤峰——南宋禅宗绘画研究》中，基本将“禅画”等同于“禅宗绘画”，指代中国历史上一批形式、风格、意趣、功能高度统一，并与禅宗有着密切联系的绘画作品。<sup>②</sup>

“禅画”概念的流传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学术史问题。与“禅画”不同的是，“禅会图”概念看似也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古代典籍和日本古代典籍中都确有其词，且有较为明晰的由南宋传入日本的传输路径。它在北宋指代一种描绘真实聚会、法会情景的人物画；在南宋则多指代一种临济宗杨歧派使用的功能性系列图画；两种含义在历史上都被长时间地使用，进入日本后又发生了进一步演变。当代涉及“禅会图”的研究较少，但涉及禅宗绘画的研究中提及的相关画作并不少。在提到“禅会图”“禅会”这些词语时，学者往往直接沿用日本现代学者的定义，或者前人研究中的用法，这就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梁楷的《八高僧图》经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禅会图和禅会主题。但梁楷的图像中既不都是问答结构，也不符合南宋禅僧语录中的主题；梁楷生年略早于书写《禅会图》题跋赞的禅师们，《八高僧图》本身与南宋禅会图的关系尚不明确……这些具体的问题让“禅会图”和“禅会”的意涵暧昧不明。如果返回中国古代文献中去考证，则会发现“禅会”一词的含义相对更加稳定、清晰。对这种在古代文献中确实出现过的词汇，不妨多回到历史文献中去考证，理清词汇意涵在历史演变、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变化，谨慎地分析所指，再运用于美术史的研究中。

① 施铸：《西方视野中“禅画”范畴的生成与变迁》，《美术学报》2019年6月，第62—75页。

② 李静：《月上孤峰——南宋禅宗绘画研究》，第17页。